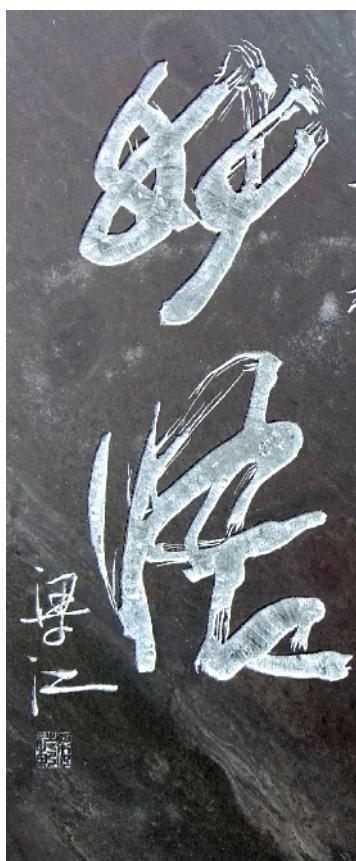


●广州美院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

梁江：真正的创作要在真实的生命体验后才会出现



■梁江 妙悟

●中国美协动漫艺委会副主任

金城：孤独给予我创作的力量

疫情期间，我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态，以墨为友，安心创作，心无旁骛。尽量不恐慌、不焦虑，让自己处于一个“主动闭关”的状态，每天画画，看书，运动，思考，把平日里日复一日堆积的压力清空，让自己轻装上阵，以极为敏捷的状态进行创作，间或整理照片回忆过往，遥想故人，思念远方的孩子们，让自己深陷于时而甜蜜时而苦涩、抑或说是五味杂陈的情境当中，享受那份漫长而无期的孤独状态。在此期间，让我从艺术上更加客观地审视自我、审视他人与这个世界，同时在观念上、技法上产生突破和改变。

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作者塞林格说：“记住该记住的，忘记该忘记的。改变能改变的，接受不能改变的。”这句话对我影响至深，记住、忘记、改变、接受，构成自己人生的基本态度。

《极简少女》系列正是此间的创作，我想通过简约的人物与画面，表达对这个世界的凝视与探寻，希望笔触所及，带给人以孤独的美感——旅行在路上的女孩，脚蹬白鞋、背包上挂着日漫玩偶，看似无忧无虑，却在眉宇之间隐藏着小小的寂寞与无奈。透过旗袍挽髻的恬静，短裙高跟的活泼，凝聚绘者的一份天真与用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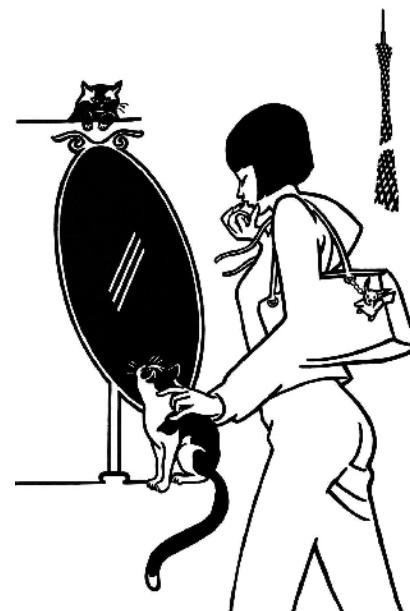
《极简少女》追求抒情意味，延续了我个人绘画的文学性与叙事意味，展现想象力。这一系列作品刻意强调平面装饰语言，追求设计美感，在传统线描基础上，大胆吸纳了日本和欧洲用线之所长，力求呈现中西合璧的艺术效果，并且在画法上融合了新媒体的某些特征。不过万变不离其宗，其灵魂仍然是线条，用线有机融合了

这场已延续数月的疫情，大大超出了想象。我曾在京城经历过17年前的“非典”，对当时封门闭户的境况心有余悸。今年春节没了喜庆，疫情倒是风声日紧。心想，大不了窝它一两月，“非典”一样挺挺就过去了。当初与我一样自以为是的恐怕不在少数吧？

没有人能想到今年如此严峻和惨烈，连石油期货价都跌成负数，这真是颠覆了认知。像大多数人一样，头些天我也紧巴巴地盯着网页和微信上的各种信息，一种惶惑、迷惘之感渐渐弥散开来。看到一批批逆行者赴汤蹈火的背影，我每感到自己的无力和渺小。当灾难来临，在生死关头，艺术显出了前所未见的苍白。17年前“非典”时期，网络还没有这么发达，隔离通知多张贴在小区门口或塞入门缝里。也正因为少见浊流汹涌的各路消息，我意外有了三几个月清静，能窝在家中赶完《黄宾虹全集》的撰稿重任。

大难重压才看到最真实的世道人心。疫情如漫卷的潮水，涨潮却成为许多人裸泳的不二机会。在消息与谣言交织，善心和恶意混杂的各式快讯里，不缺舍生忘死、先人后己、同舟共济，也不乏自私卑鄙、猥琐丑陋，阴暗里的人性都坦诚在强光下。我有时肃然起敬，有时羞愧难言，有时大吃一惊，有时气愤不已……这段日

“疫情下的艺术生态”这一选题极具见地，我很乐意说点真实感想。这恰如马尔克斯在《百年孤独》所说：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你遭遇了什么，而是你记住了哪些事，又是如何铭刻的。”



■金城 极简少女系列

中西不同的笔法，黑色既是轮廓线，又有阴影的感觉，具有传统白描勾勒轮廓和西方塑造空间的双重功效。

景。这是特殊时刻的“生态”。有热心的媒体朋友邀我也发表新作或发声，我大多婉拒了。非常时期容易浮躁，人人都有局限，先多点理解吧。

这几个月禁足在户，时间突然变多，却大都浪费了。有十来天断断续续把年前本该做完的个人书画作品出版稿校改完成，接着想把多份积欠的文债一并清零。可惜事与愿违，头脑常是乱麻一团，常常坐在书桌前一个字也写不出来。

值得说的是这几个月接连重读了几本名著。大文学家博尔赫斯是心仪已久的，他的诗句说，“为了抹掉或减轻现实的残酷，他寻找着梦想的东西”（《乌尔比纳的一名士兵》）。前些年我赴南美考察，曾专门去参观了博尔赫斯任馆长的阿根廷国家图书馆。

南美的文坛巨匠还有加西亚·马尔克斯。他的《百年孤独》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已在研究生时代读过，今年突然想再读。幸而网购便捷，很快买到了。这时细细重读，宛如身临其境，果然与惯常时期大不一样。

“疫情下的艺术生态”这一选题极具见地，我很乐意说点真实感想。这恰如马尔克斯在《百年孤独》所说：“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你遭遇了什么，而是你记住了哪些事，又是如何铭刻的。”

“疫情下的艺术生态”这一选题极具见地，我很乐意说点真实感想。这恰如马尔克斯在《百年孤独》所说：“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你遭遇了什么，而是你记住了哪些事，又是如何铭刻的。”

予有太多的出乎意料，我自知心理承受力已至极限。

艺术这时候能干什么？绘画最直接派上用场的是贴在医院走廊和病房，能让人放松一下的漫画。书法之最大意义，在防护服上个性各异的手写姓名上体现出来了。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网上看到的几句创作访谈。大意是，艺术于事无补，艺术家这时应谦卑地退避一边，真正的创作要在真实的生命体验后才会出现。我想，能说这话的青年艺术家已提早成熟了。

这几个月，美术仍然很热闹，画照片抄电视镜头的作品更是红火。而占据道德高地的批评家指手画脚，则成了另一道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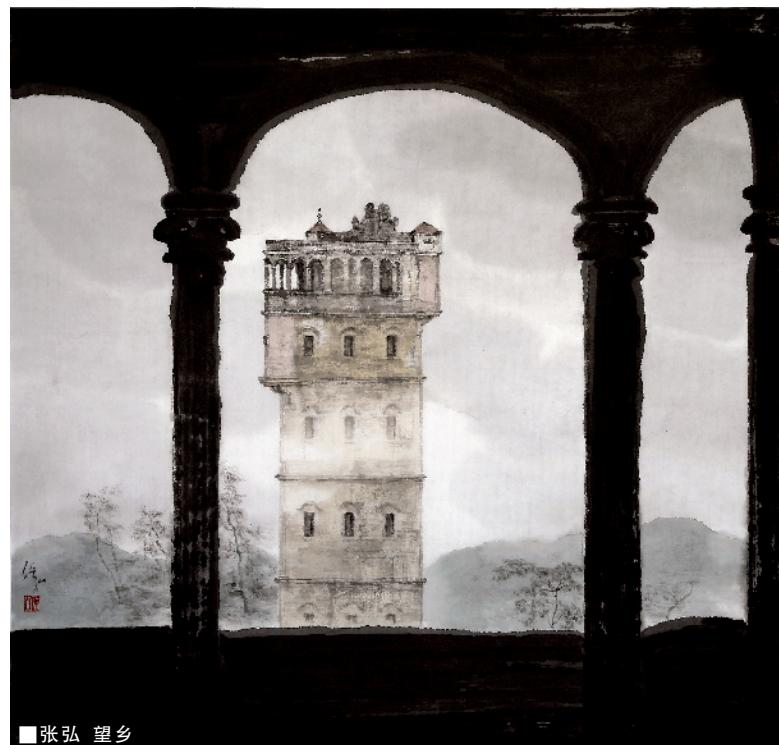
●广州美术学院教授

张弘：宅在家里“读屏”对世界有了新感受

因为我本来就有创作计划，需要闭关两个月，所以在计划上，因疫情而隔断的交流，对我影响不算大。但因为我是武汉人，反而是在本该属于创作的时间里，抽出了不少关注武汉的情况。这段时间对我的影响，可能反而是看手机的时间比以前多，毕竟疫情的进展牵动着每个人的心。

我也常在思考，有可能这一次疫情之后，很多生活方式也会随之改变，而主张直面生活的艺术，在题材内容上，也将随之改变与拓宽。至少这一次主动隔离宅在

家里的3个月，也让我对世界的认识有了新的感受。即便足不出户，但并不因此会减少我们及时接收与了解外面世界的信息，而这些几乎仅仅只是通过一个手机屏，前几年还在说我们身处“读图时代”，而现在，实际上，我们完全进入了“读屏时代”。学校目前还处在停课不停学阶段，这不停课或开个会，或看个画展，也可以通过这个“屏幕”来实现“见面”交流甚至互动，这是当今我们正面对的一个现状，也是这段时间引起我关注与思考的一个点。



■张弘 望乡